# 五倫書

# 五倫書卷之三十一

## 臣道

### 善行

劉正

漢王陵從高祖定天下。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為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及問丞相平絳侯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

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
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啑血而
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欲王呂氏諸
君縱欲阿意背盟。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
劉章漢宗室也。封朱虛侯。章忿劉氏不得職。
嘗入侍讌飲。高后令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
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
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歌耕田。高后兒子畜
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若生而王子。安知田

手章曰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嘿然頃之諸吕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請行軍法斬之太后大驚已許其軍法毋以罪因罷酒

申屠嘉文帝時為丞相為人廉直入朝見太中大夫鄧通居帝旁有怠慢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帝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

坐府中。為檄召通詣丞相府。曰不來且斬通。
通至。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為禮。責
曰。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
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
帝度丞相已困通。乃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
相。始釋之。
轅固景帝時為博士。帝知固廉直。拜清河太
傅。疾免。武帝即位。復以賢良徵。時固已九十
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

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

汲黯武帝時爲謁者。帝方招文學儒者。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帝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帝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誼乎。且已在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嚴助爲請告。帝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瘉人。至其

輔少主守成深堅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也帝曰然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

龔遂以明經官至昌邑郎中令事昌邑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忠厚剛毅有大節内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及國中皆敬憚焉王嘗與騶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無度遂入見王涕泣膝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

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遂曰

大王親近群小。漸漬邪惡存亡之機。不可不

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

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

乃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數日王皆去遂

安等。昭帝崩。賀嗣立二十七日以淫亂廢。昌

邑群臣坐陷王於不道皆誅死。唯遂以數諫

爭得免焉

蓋寬饒。宣帝時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

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為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街上東嚮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寬饒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鬬。坐皆大笑。寬饒仰視屋而嘆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

矣。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
劾奏檀長卿失禮不敬之罪
尹翁歸宣帝時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
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
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
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
又不可干以私
王尊元帝時遷東平王相。先是東平王數出
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廄

長曰。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即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尊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曰。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歡。

王閎哀帝時為中常侍時倖臣董賢為大司馬寵愛貴盛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恇懼閎白太后請奪之即帶劒至宣德後闥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禍至耶賢知閎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馳上太后朝廷壯之

董宣光武時為洛陽令寧平公主乳母子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

縣乘宣於大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數主之失者三叱奴下車格殺之主即馳車入宮帝大怒名宣曰令欲死乎宣叩頭曰願一言死無恨帝曰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以奴殺臣臣死之後陛下何以治天下捶殺臣不如臣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曰癡令令叩頭謝主宣不從帝曰頸癡令頭兩手據地不肯低頭帝敕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

宋均明帝時爲尚書令每有駁議多合上旨嘗剛剪疑事帝以爲有姦大怒收郎縛格之諸尚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帝聞善其不撓即令貫郎

虞詡順帝永建中爲司隸校尉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勢每請託受取詡輒按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奏防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

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欲與防同
朝以虧楊震之跡。謹自繫以聞。書奏。防流涕
訴帝。詡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
傳考四獄。吏或勸其自引。詡曰。寧伏歐刀以
示遠近。中常侍高梵為詡言枉狀。即日赦出

之

張綱為御史。順帝遣八使循行風俗。綱獨埋
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貍。
遂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梁不疑等貪叨不

法書御。京師震竦

范滂桓帝時冀州飢荒。盜賊群起。以滂為清詔使按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贓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及為光祿勳主事。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為民害。豈以汙簡札哉。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

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吏不能詰。爲鉤黨下獄。吏曰。諸入獄當祭皐繇。以祈福。滂曰。皐繇古之賢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天。如其有罪。祭之何益。及訊獄。王甫以次詰之。滂年少在後。越次而前。甫曰。夫合黨連群。必有盟誓。其所謀圖。皆何等邪。滂曰。竊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齊其情。惡惡同其行。謂王政之所急。不悟反以爲黨。乃仰天歎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乃陷

大戮死之日顧埋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尚書霍諝以黨事無驗表陳赦之

吳樹為宛令之官辭大將軍梁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對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以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宛為大都士之淵藪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託非人誠非敢聞冀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為人害者十數

人
陳蕃桓帝時爲樂安太守。時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遣書請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
奚延桓帝時爲侍中。帝遊上林苑。從容問曰。朕何如主也。延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預政則亂。是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帝曰。昔朱雲折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

賈琮。靈帝中平間。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吏。以琮爲冀州刺史。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贓過者。望風解印綬去。

李爕。靈帝朝爲議郎。會西羌及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爲宜棄涼州。爕厲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楊賛奏爕廷辱大臣。帝以問爕。爕曰。涼州

天下衝要國家藩衛令牧御失利使一州叛逆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焉若烈不知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爕議由是朝廷重其方畧

孔融為將作大匠恒守正袁術僭亂曹操託以楊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慎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況以袁氏歸罪之乎。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簪纓縉紳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莫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便當拂衣而去。操不得已。遂理出彪

三國吳。張昭為輔吳將軍。每朝見言論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不進見。後蜀使張來。稱蜀德美而群臣莫拒。孫權嘆曰。使張公

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得復自許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避席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若乃變易思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

晉卞壼明帝時為御史中丞以褒貶為己任欲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阮孚每謂之曰卿常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

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達壼厲色於
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
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
莫不折節
後魏東平王建扶性耿介有氣節宣武即位累
遷給事黄門侍郎時茹皓始有寵百寮微憚
之帝曽於山陵還詔建扶陪乘命皓登車皓
將上建扶諫帝令推下之當時壯其忠謇
高恭之為御史中尉時莊帝姊壽陽公主行

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恭之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以為恨。泣以訴帝。帝謂之曰。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恨責之也。帝深致慰焉

隋韋雲起。高祖時為符璽直長。兵部尚書柳述尚蘭陵公主。怙寵使氣。自楊素之屬皆下之帝嘗問雲起外間不便事。述時侍側。雲起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重。非其所堪。臣恐物議以為陛下官不擇賢。專私所愛。斯亦

不便之大者。高祖甚然之。顧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

劉行本仕隋為太子左庶子。時唐令則亦為左庶子。太子勇昵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慚而不能止。左衛率長史夏侯福亦為太子所昵。嘗於閤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于外。行本時在閤下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

小人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為福致請乃得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行本復乘之行本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慚而止及太子廢行本已卒文帝曰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

唐柳範為侍御史奏彈吳王恪好田獵損居人田苗太宗因謂侍臣曰權萬紀事我兒不能

輔正其罪合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田獵豈可獨罪萬紀乎

劉仁軌太宗時為陳倉尉時部人折衝都尉魯寧豪縱犯法縣莫敢屈仁軌約不再犯而寧暴橫自如仁軌搒殺之州以聞帝曰尉而殺吾折衝可乎名詰讓仁軌對曰寧辱臣臣故殺之帝以為剛正

韋思謙高宗時為御史大夫性謇諤顔色莊重不可犯見王公未嘗屈禮或以為譏荅曰

耳目官故當特立。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柰何屈以狎之

王義方高宗朝為侍御史。以彈李義府貶萊州司戶參軍。將行義府謂之曰。王學士得御史是義府所舉。今日豈無愧乎。對曰。義方為公不為私。昔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今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除姦臣於雙闕之前。實以為媿

宋璟武后時為御史中丞有人為飛書告張

易之兄弟謀反。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名
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亦言昌宗有天子相。
武后命司刑御崔承慶及璟鞫之。承慶言昌
宗款稱弘泰語已奏聞。凖法首原。璟奏昌宗
爲飛書所逼。不得已自首。且謀反大逆。無容
首免。武后溫言解之。璟聲色愈厲曰。臣知言
出禍隨。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武后不悅。楊
再思遽宣勅命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
擅宣勅命。武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廷

立而按之。事未畢。武后特勅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武后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玄宗時為黃門監。王毛仲以嚴察幹力有寵。百官附之輻輳。毛仲嫁女。帝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帝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朕為汝名客。明日詔宰相與諸達官詣之。日中璟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觴。遽稱腹痛而歸

尹思貞睿宗時名授將作大匠。僕射竇懷貞護作金仙玉真觀。廣調夫匠。思貞數有損節。懷貞讓之。思貞曰。公輔臣也。不能宣賛王化而土木是興。以媚上害下。又聽小人譖以廷辱士。今不可事公矣。乃拂衣去。帝知之特詔令視事。

顔真卿代宗時爲尚書右丞。帝自陜還。真卿請先謁陵廟而即宮。宰相元載以爲迂。真卿怒曰。用舍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公

再破壞邪。載銜之。

張濬僖宗時為諫議大夫。時王敬武在平盧軍最强。累召不肯應。濬往說之。而敬武已臣賊。不迎使者。濬責之曰。公為天子守藩。今使者齎詔至。不北面俯伏。而敢侮慢。公乃未識君臣大分。何以長吏民哉。敬武愕眙愧謝。

宋。姚坦為益王府翊善。坦性木强。王嘗於府中為假山。費數百萬。既成置宴召諸臣觀之。坦獨俛首。王强使視之。曰。但見血山耳。王驚問

故坦曰。在田舍時見州縣催租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流血被體。此假山皆民租稅為之。非血山而何。是時太宗亦為假山。聞而毀之

寇準。太宗時為尚書虞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天旱。帝延近臣問時政得失。準對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問準所以不平狀。曰。願名二府至。臣即言之。有詔名二府入。準曰。頃者祖吉王

淮皆侮法受賂。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因切責沔而知準爲可用矣

包拯。仁宗時名知開封府。遷右司郎中。拯立朝剛毅。貴戚權臣爲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韓絳。神宗時爲相。三司使蔡市易官罪。而同

列佑之欲弗責。方創貫人免行錢。孫永議有異。而同列欲論永罔上。故不實。上書人鄭俠激切下獄。而執政馮京嘗賙俠。同列欲以黨俠爲重坐。絳辯帝前不得直。數求罷。帝爲逐市易官稍寬二臣者。而他相至欲復留故貫人劉佐任市易。絳因言不可。論帝前未決。絳再拜曰。臣言不用。辱相位。請從此辭。帝愕曰。茲小事。何必爾。絳奏曰。小事弗伸。況大事乎。帝爲罷佐。遣使持手扎諭絳使就位。乃起。後

數月固稱疾。拜觀文殿大學士。禮部尚書知

許州

劉摯。神宗時為御史。與中丞楊繪言助役有十害。王安石使曾布作十難以詰之。仍詰二人向背好惡之情果何所在。繪惶恐請曰。臣愚不知助役之利乃爾。當伏妄言之罪。摯奮曰。為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人主不知利害之實。即復條對布所難者以伸前議。且曰。臣所向者陛下。所背者權臣。所好者忠直。所惡

若邪姦臣今獲罪譴逐固自其分但助役終為天下患害願陛下勿忘臣言也

李周神宗時通判施州司馬光將薦為御史欲使来見周周曰司馬公之賢吾固願見但闖薦而往府謂呈身御史也卒不往帝詔近臣舉士孫固以周聞帝名對謂曰知卿不游權門識令執政乎對曰不識也識司馬光乎曰不識也訪禦邊之術曰四邊手是耳若疲中國以勤遠畧致百姓窮困聚為盜賊懼成腹

心之憂帝領之翌日語固曰李周樸忠之士
也
梁燾括宗時拜尚書左丞以與同列議夏國
地界不能合遂丐去帝遣近臣問所以去意
且令密訪人才燾曰信任不篤言不見聽而
詢問人才非臣所敢當也使者再至乃言人
才可大任者陛下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
天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不牽左右好惡之言
以移聖意天下幸甚

部伯溫為西京教授。紹聖初章惇為相。惇嘗事伯溫父雍。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頤謂伯溫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反覆者可忘矣。時惇方興黨獄故以是動之。惇悚然。猶薦之於朝。而伯溫願補郡縣吏。

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時元祐諸賢方南遷。士鮮訪之者。伯溫見范祖禹於咸平。見范純仁於潁昌。或為之恐。不顧也

晏敦復高宗時為左司諫兼權給事中。時秦檜方主和。力贊屈己之說。然患外議未敢行。勾龍如淵說檜請擇人為臺官。使擊去異論。則事遂矣。於是如淵施庭臣莫將皆據要地。人皆駭愕。敦復上疏言前日如淵以附會和議得中丞。今施庭臣又以此躐橫榻。莫將又

以此擢右史夫如淵庭臣庸人莫將則姦人也陛下柰何與此輩斷國論乎乞加斥逐杜群枉門檜使所親諭敦復曰公能屈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為自計誤國家況吾薑桂之性老而愈辣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

潘良貴高宗時除考功郎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為

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為賢耶。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以直龍圖閣知嚴州

顏師魯孝宗時為監察御史。遇事盡言。無所阿撓。有自外府得內殿宣引。且將補御史闕負。師魯亟奏昔宋璟名自廣州道中不與楊思勗交一談。李鄘恥為吐突承璀所薦。堅辭相位不拜。士大夫未論其才。立身之節當以

璟鄜為法。今其人朋邪僞迹。人所切齒。縱朝廷乏材。寧少此輩乎。臣雖不肖。羞與為伍。命乃寢

呂祖泰婺州處士。寧宗時將降詔貶周必大為少保。祖泰聞之而憤。乃詣登聞鼓院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書出。中外大駭。有旨配欽州。既至府。廷尹曰。誰教汝共為章。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

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祖泰既貶未幾侂胄誅詔祖泰特補上州文學

楊萬里寧宗朝以崇文閣待制致仕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萬里為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

陳文龍咸淳五年廷對第一丞相賈似道愛

其文雅禮重之由鎮東軍節度判官數年拜監察御史皆出似道力先是似道所置臺諫皆闒茸臺中相承凡有建白皆呈稿至文龍獨不呈稿已忤似道范文虎總師無功似道芘之以知安慶又除趙溍知建康黄萬石知臨安文龍言文虎失襄陽今反見擢用是當罰而賞也溍乳臭小子何以任大閫之寄萬石政事怠荒以為京尹何以能治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

金程震宣宗興定初名拜監察御史時皇子荆王為宰相家僮輩席勢侵民震以法劾之奏曰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同濟艱難顧乃恃權廢禮侵漁細民名為和市其實脅取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難矣於是上責荆王出内府銀以償物直杖大奴尤不法者數人

元耶律楚材太宗時為中書令有二道士爭長互立黨與其一誣其仇之黨二人為逃軍結

中貴及通事楊惟忠執而詹殺之楚材按收惟忠中貴復訴楚材違制帝怒縶楚材既而自悔命釋之楚材不肯解縛進曰臣備位公輔國政所屬陛下初令縶臣以有罪也當明示百官罪在不赦今釋臣是無罪也豈宜輕易反覆如戲小兒國有大事何以行焉衆皆失色帝曰朕雖爲帝寧無過舉耶乃溫言以慰之

廉希憲世祖至元初拜中書平章政事每奏

帝前論事激切無少回惜帝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為天子臣乃爾木強耶希憲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

徹里燕只吉台氏至元間擢任利用監時桑哥為相引用黨與鈎考天下錢粮行省秉風督責尤峻主無所償則責及親戚或逮繫隣黨械禁榜掠民不勝其苦自裁及死獄者以百數中外騷動廷臣顧忌皆莫敢言徹里乃

於世祖前具陳桑哥姦貪誤國害民狀詞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失禮體命左右批其頰徹里辯愈力且曰臣與桑哥無讎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其身者正為國家計爾苟畏聖怒而不復言則姦臣何由除民患何由息且使陛下有拒諫之名臣竊懼焉於是帝大悟即命帥羽林三百人往籍其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桑哥既誅諸枉繫者始得釋

星吉順帝至正初移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湖

廣地連江北。威順王歲嘗出獵。又起廣樂園。多萃名倡巨賈以網大利。民病之。有司莫敢言。星吉至。責王曰。王。帝室之懿。古之所謂伯父叔父者也。今德音不聞。而騁獵宣淫。貫怨於下。恐非所以自貽多福也。王謝之。悉罷其所為

張翥。至正中為翰林學士承旨。孛羅帖木兒以兵犯闕。逼帝削奪擴廓帖木兒官爵。且發兵討之。命翥草詔。毅然不從。左右或勸之。翥

曰。吾臂可斷。筆不能操也。帝知其意不可奪。

乃命他學士爲之

五倫書卷之三十一

五倫書卷之三十二

臣道

善行

諫諍

夏五子者太康之弟也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五子述大禹之戒作歌以諷之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馭六

馬。為人上者。柰何不敬

關龍逄桀之臣也。桀為酒池糟丘。龍逄諫曰。為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恐不能盡。用人若恐不能死不革。天禍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因囚拘之。○桀觀炮烙於瑤臺謂龍逄曰。樂乎。龍逄曰。樂。桀曰。觀刑何無惻怛之心。龍逄曰。天下苦之。而君以為樂。臣君之股肱。何不悅乎。桀曰。聽子諫。諫得我改之。諫

不得我刑之。龍逄曰。臣觀君冠危石也。臣觀君履春冰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壓。蹈春冰而不陷。桀笑曰。是日亡。則與俱亡。子知我之亡。而不知自亡乎。子就炮烙之刑。吾觀子。龍逄遂赴火而死

殷箕子。紂之親戚。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桮。爲玉桮。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淫佚。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

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説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

王子比干。紂之親戚。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殺比干刳視其心。武王由是伐紂

周。芮良夫因厲王好利近榮夷公。良夫諫曰。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

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

列國衛史鰌為大夫事靈公數諫靈公請用蘧伯玉退彌子瑕不聽及病謂其子曰我即死置屍北堂於我足矣吾既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不當成禮既死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父言以對公瘖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屍諫可謂忠矣於是乃名伯玉以為卿退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反

魯臧僖伯爲大夫隱公將如棠觀魚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而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辯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

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隷之事官司之守非公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

齊晏嬰相景公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自擊之嬰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嬰舉戈臨之曰汝為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

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隣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顏蠋。齊臣也。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蠋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也。景公援戟將斫之。蠋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才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

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

漢樊噲。高帝時封舞陽侯。帝有疾。惡見人。詔戶者毋得入羣臣。十餘日。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帝獨枕一宦者臥。噲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叔孫通。為太傅。高帝欲立趙王。廢太子。通進諫曰。昔晉獻公以驪姬故。廢立太子。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不早定扶蘇。終使滅祀。今太子

仁孝。陛下必欲廢嫡立庶。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吾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柰何以天下戲乎

張釋之為謁者僕射。從文帝登虎圈。帝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帝曰。吏不當如此耶。尉亡賴。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帝曰。長者。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帝復曰。長者。釋之曰。此

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爭口辯亡其實。帝曰善。迺止不拜嗇夫

袁盎為中郎將。文帝嘗從霸陵欲西馳下峻阪。盎攬轡。帝曰。將軍怯耶。盎曰。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不僥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帝乃止

上

郅都為中郎將。嘗從景帝入上林。賈姬在厠

野彘入厠。帝欲自持兵救姬。都伏帝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姬等耶。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帝還。彘亦不傷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帝亦賜金百斤。由是重都

東方朔事武帝。帝有殺上林鹿者。帝大怒。下有司殺之。群臣皆相阿曰。殺人主鹿。大不敬。當死。東方朔時在傍曰。是人罪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之故殺人。一當死。使天下聞之。皆以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即有急推鹿觸

之。三當死也。帝默然。遂釋其罪

司馬相如嘗從武帝至長楊獵。帝方好自擊熊豕馳獸。相如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帝善之

魏相為丞相時。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

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寶貨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匈奴未有犯於邊境。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

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左右不憂。乃欲鄣纖介之忿於遠夷。願陛下與列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帝從相言而止

薛廣德為御史大夫。直言諫爭。始拜旬日。元帝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上書諫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

勞倦。願陛下亟返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帝即日還。其秋酎祭宗廟。帝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帝不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谷永為大司農。成帝好微行不止。永諫曰。陛下棄萬乘之至尊。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

尊號。好匹夫之卑業。使供衛之臣執干戈守
空宮。使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忽有變。將
柰社稷何。帝斂容而止

朱雲成帝時為槐里令。安昌侯張禹以帝師
位特進。依違任事。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
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
益民。皆尸位素飡。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
君者也。臣願賜上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頭
以厲其餘。帝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帝大

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爭之。帝意乃解。及當治檻。帝曰勿易。因而葺之以旌直臣

毋將隆。哀帝時為執金吾。侍中董賢方貴。帝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賢及乳母王阿舍。將隆奏曰。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

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

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帝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

為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令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為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後傅太后終以專恣敗稱傅氏皆免官爵歸故郡

鮑宣事哀帝為諫大夫見董賢貴倖上書諫曰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

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輒大官為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乃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終其性命。不則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帝嘉納宣言

張皓為司空。順帝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

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等罪

三國魏辛毗爲侍中。時文帝欲徙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時蝗旱民饑。群臣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卒家其

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耶。吾不與卿議。毗曰。陛下置臣謀議之官。安得不與之議耶。帝怒不荅。起入內。毗隨引其裾。帝遂奮衣而還。良久乃出曰。卿持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必將為寇也。帝遂徙其半

晉傅玄為諫官。武帝即位。承魏末士風頹敝。玄上疏曰。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

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而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虗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帝嘉納之

南宋何尚之文帝擢為尚書右僕射時帝行幸還多侵夕尚之表諫曰萬乘宜重尊不可輕出聖心所鑒豈假臣啓與駕比出還多冒夜群情傾懼實有未寧清道而動帝王成則古

今深戒安不忘危若值汲黯辛毗必將犯顏切諫臣等碌碌每存順默耳伏願少采愚誠思垂省察以慰四海之望優詔納之

後魏張白澤文帝時爲雍州刺史太和初懷州民伊祁三十餘人首作亂將殺刺史文明皇后欲盡誅一城之民白澤諫曰臣聞上天愛物之生明王重民之命故殺一人而取天下仁者不爲且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羣凶肆虐輾裂誅盡合城無辜柰何極辟不誣

一室而況一州或有忠焉或有仁者若淫刑濫及殺忠與仁斯乃西伯所以歎息於九侯孔子所以迴輪於河上伏惟聖德昭明殷鑒水鏡止迅烈之怒抑雷霆之威則普天知幸矣昔厲防民口卒滅宗姬文聽輿頌終摧強楚願不以人廢言留神省察從之

崔挺為光州刺史時孝文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亡合門充役挺上書以為周書父子罪不相及天下善人

少惡人多以一人犯罪延及合門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辭甚雅切帝嘉納之

唐魏徵貞觀中拜特進知門下省事時文德皇后既葬昭陵太宗即苑中作層觀以望之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視之徵曰此昭陵耶帝曰然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為毀觀○帝嘗從容問徵曰比政治若何徵見久承平帝意

有所忽。因對曰。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強受諫而終不平也。帝驚曰。公何物驗之。對曰。陛下初即位。論元律師死。孫伏伽諫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曰賞太厚。荅曰。朕即位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人使諫也。後柳雄妄許隋資。有司劾其偽。將論死。戴胄奏罪當徒。執之四五。然後赦之。謂胄曰。第守法如此。不謂濫罰。此悅而從諫也。

近皇甫德參上書言脩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歛。俗尚高髻。宮中所化。陛下恚曰。是子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宮人無髮。乃稱其意。臣言人臣上書。言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近訕謗。于時陛下雖從臣言。賞帛罷之。意終不平。此難於受諫也。帝悟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人苦不自覺耳

房玄齡為司空時。太宗欲討高麗。群臣莫敢諫。玄齡上疏曰。邊夷醜種。不足待以仁義。責

以常禮。古者以禽魚畜之。且陛下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重人命也。今士無一罪。驅之行陣之間。委之鋒鏑之下。使肝腦塗地。老父孤子。寡妻慈母。望櫬車抱枯骨摧心掩泣。其所以變動陰陽。傷害和氣。實天下之痛也。臣願下沛然之詔。許高麗自新。即臣死骨不朽。帝得疏。謂高陽公主曰。是已危惙。尚能憂吾國家事乎。時玄齡病篤。帝故有此言。

褚遂良爲諫議大夫。以太宗欲伐高麗。進諫

曰。陛下兵機神筭。人莫能知。昔隋末亂離克平寇難。及北狄侵邊。西蕃失禮。陛下欲命將擊之。羣臣莫不苦諫。唯陛下明畧獨斷。卒並誅夷。今聞陛下將伐高麗。意皆熒惑。然陛下神武英聲。不比周隋之主。兵若渡遼。事須克捷。萬一不勝。無以威示遠方。必更發怒。再動兵衆。若至於此。安危難測。帝征高麗果不利

劉仁軌。太宗時爲櫟陽丞。貞觀十四年。帝欲幸同州校獵。仁軌上疏曰。四時蒐狩。前王常

典事有沿革未必因循今年甘雨應時秋稼
甚盛盡力收穫月半猶未畢功貧家無力秊
下始擬種麥直據尋常科喚田家已有所妨
今既秖供頻事兼之脩理橋道縱大簡畧動
費一二萬工百姓收斂實為狼狽臣願陛下
少留萬乘之尊垂聽一介之說退延旬月收
刈總了則人盡閒暇家得康寧鑾輿徐動公
私交泰帝降璽書勞之
袁利貞高宗時為太常博士永隆二年正月

以太子初立獻食。勑於宣政殿會百官及命婦。利貞上疏曰。伏以恩旨宣政殿上。兼設命婦坐位。九部伎及散樂。並從宣政殿門入。臣以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處。象闕輅門。非倡優進御之所。望請命婦會於別殿。九部伎從東西門入。散樂一色。伏望停省。若於三殿別所。自可備極恩私。微臣忝預禮司。不敢不奏。輕陳狂瞽。顧垂省察。帝從之。至會日。羣臣樂飲。帝使中書侍郎薛元超賜利貞百段。錦

綵

李善感爲監察御史裏行。高宗既封泰山。欲徧封五嶽。善感諫曰。數年以來。菽粟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灾譴。乃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帝是其言。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爲諱。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

韓朝宗睿宗時爲左拾遺。景雲中。令諸惡少

作乞寒胡戲朝宗上疏諫曰臣聞之傳曰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爲戎乎其禮先亡矣後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以其中國之人習戎狄之事一言以貫百代可知竊惟今之乞寒濫觴胡俗臣近聽物議咸言非古伏願陛下三思籌其所以又道路籍籍咸云皇太子微服親觀此戲且元良國本蒼生是賴輕此馳驟能無蹷蹶況匈奴密發亦何可限或卒然奔波掩襲無備

避近驚擾則憂在不測白龍魚服取困豫且深可畏也况天象變見疫癘相仍厭兵助陰是謂無益帝稱善

張九齡爲中書令玄宗以武惠妃之譖將廢太子瑛九齡奏曰陛下纂嗣鴻業將三十年太子已下常不離深宮日受聖訓今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日久子孫蕃育不聞有過陛下柰何以一日之間廢棄三子且太子國本難於動揺昔晉獻公惑寵嬖之言太子申

生憂死、國乃大亂。漢武威加六合。受江充巫蠱之事。禍及太子。遂至城中流血。晉惠帝有賢子為太子。容賈后之譖。以至喪亡。隋文帝取寵婦之言。廢太子勇而立晉王廣。遂失天下。由此而論之。不可不慎。今太子既長無過、二王又賢。臣待罪左右。敢不詳悉。帝默然、事且寢

顏真卿事代宗。時宰相元載多引私黨、畏羣臣論奏。乃紿帝曰。羣臣奏事。多挾讒毀。請每

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曰。諸司長官皆得專達於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無細大得失皆俾訪察。還以聞。此古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焉。陛下省察其言虛誣則讒人也。宜誅殛之。其言不誣則正人也。宜獎勵之。帝詔可

陸贄為翰林學士。德宗時有獻瓜果者。帝嘉

其意。欲授以試官。贄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也。帝曰。試官虛名。且已與宰相議矣。卿其無嫌。贄奏信賞必罰。霸王之資也。輕爵褻刑則褻亂之漸也。非功而獲爵。則輕。非罪而肆刑則褻。今獻瓜果則授之。彼忘軀命者有以相謂矣。曰吾之軀命乃同瓜果。人何勸哉。田夫野人。必欲得其歡心。厚賜之可也

陽城爲諫議大夫。德宗時陸贄罷相。會旱。裴延齡奏贄失勢怨望。言天旱民流。度支多欠

諸軍芻糧動搖衆心於是貶贄為忠州別駕帝怒猶未解中外惴恐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即帥諫官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無罪帝大怒欲斬之太子為營救乃解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有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乃盡數延齡過惡以聞

宋趙普為相嘗有武臣立功當遷者太祖素嫌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為請帝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將若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

之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
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帝怒甚。起。普亦隨之。
帝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帝悟。乃可其
奏
王旦為宰相。真宗時禁中火災。馳入對曰。臣
備位宰府。天災如此。臣當罷免。繼上表待罪。
帝乃降詔罪己。許中外上封事言朝政得失。
後有大臣言非天災。乃榮王宮失於火。禁。請
置獄。出其狀。當斬決者數百人。旦持以歸。翌

日乞獨對。曰初火災。陛下降詔罪己。臣上表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跡。寧知非天譴耶。果欲行法。願罪臣以明無狀

帝欣然聽納。減死者數百輩

孫奭知河陽。時永興軍言朱能得天書。真宗自拜迎入宮。奭上疏切諫。以為天且無言。安得有書。天下皆知能所為。惟陛下一人不知耳。乞斬能以謝天下。頃之。能果敗

尹洙。仁宗時通判泰州。西夏叛命。洙上言。命

令者人主所以取信於下也今朝廷降一命令民間相與竊語以為不久當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數更之弊也爵賞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此恩寵過濫之弊也賜予者國家所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御伶官太醫之屬賜予過厚此賜予不節之弊也臣願陛下先正於內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進紀綱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邊境之患庶

乎息矣。帝嘉納之

傅堯俞英宗時爲右司諫同知諫院。帝初躬

庶政。猶謙讓任大臣。堯俞言大臣之言非是。

陛下偶以爲然而行之可也。審其非。從而徇

之。則人主之柄安在。願君臣之際是是非非

毋相面從。總覽衆議。無所適莫。則威柄歸陛

下矣。嘗因論事。帝曰。卿何不言蔡襄。對曰。若

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正典刑。安用臣言。帝曰。

欲使臺諫以公議出之。對曰。若付之公議。臣

但見襄辦山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也

司馬光既拜相。言高居簡不宜在左右。指宗曰祔廟畢自當去。光曰。閨閻小臣。何與山陵先後。彼知當去而置肘腋。尤非宜。舜去四凶。不為不忠。仁宗貶丁謂。不為不孝。居簡狡猾膽大。不惟離間君臣。恐令陛下母子兄弟夫婦皆不寧也。及崇政登對。又言臣與居簡勢不兩留。乞罷除外任。帝曰。今日已令出外矣

陳道輔高宗時擢左司諫。言中興之治。在得天得人。以孝感天。以誠得民。帝善其深得諫臣體。賜五品服。令尚書省寫圖進入。以便觀覽

胡銓高宗時爲編脩官。宰臣秦檜決策與金人講和。王倫使金。與金使偕來。銓抗疏以爲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盡汙夷狄。祖宗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皆爲陪臣。異時豺狼無厭。安知其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夫三

尺童子無知。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無童稚之羞耶。王倫誘致北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執政孫近附會秦檜。肉食鄙夫。萬口一辭。牢不可破。臣義不與檜等共戴天。乞斬倫檜近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其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蹈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彭龜年光宗時除起居舍人嘗奏臣所居之
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為職車駕不過重華門
壽皇安如此書者又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
有旨幸玉津園龜年奏不奉三宮而獨出宴
遊非禮也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
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
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
若身之切哉

楊宏中補國子生寧宗時韓侂胄竊弄國柄

引將作監李沐為右正言首論罷右相趙汝愚中丞何澹御史胡紘章繼上竄汝愚永州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連疏救爭俱被斥宏中與林仲麟徐範張衜蔣傅周端朝五人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頃精加宸慮特奮睿斷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明示好惡旌別淑慝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俾胄慭送太平編管天下[illegible]

為六君子云

元王磐為宰相世祖欲伐日本師行有期磐入諫曰日本小夷海道險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臣以為勿伐便帝震怒謂非所宜言此在吾國法言者不赦汝豈有他心而然邪磐對曰臣赤心為國故敢以言苟有他心何為從叛亂之地冒萬死而来歸乎今臣年已八十況無子嗣他心欲何為哉明日帝遣侍臣以温言慰撫之

董士選為御史中丞成宗用帥臣劉深言出師征八百媳婦國遠冐煙瘴士卒死者十七八驅民轉粟餉軍死者亦數十萬中外騷然廷臣無敢諫者士選率同列言之奏事殿中畢同列皆起士選乃獨言劉深出師以有用之民而取無用之地就令當取亦必遣使諭之諭之不從然後聚糧選兵視時而動豈得輕用一人妄言而致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色變士選猶明辯不止侍從皆為之戰慄帝曰

事已成卿勿復言士選曰以言受罪臣之所當他日以不言罪臣臣死何益帝麾之起未數月帝聞師敗績慨然曰董士選之言驗矣吾愧之因賜上尊以旌直言為罷兵誅溪

阿沙不花武宗嘗御五花殿丞相塔思不花三寶奴等侍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乃進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麯蘖是好姬嬪是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帝喜曰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又

頓首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拜右相

彈劾

漢東方朔武帝時為中郎帝姑館陶公主近幸董偃入見帝置酒宣室是時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二也陛下富

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騖於
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
爲右奢侈爲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
邪枉之道徑滛辟之路乃國家之大賊也帝
默然不應久之乃曰善賜朔黃金三十斤
王尊成帝時爲司隷校尉時石顯等以罪免
歸故郡死尊劾奏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
知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
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

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於是衡慚懼免冠謝
罪上丞相侯印綬
鮑永光武時爲司隷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
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朝廷肅然莫不
戒慎乃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
不避彊禦帝曰貴戚且歛手以避二鮑其見
憚如此
張陵桓帝朝爲尚書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
帶劍入省陵呵叱令出勑羽林虎賁奪冀劍

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詔以
一歲俸贖之百僚肅然
晉傅咸武帝時為尚書左丞時司隸荀愷從兄
喪自表赴哀詔許之而未下愷乃造楊駿咸
因奏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同堂亡殯方在
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未下而便造楊
駿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
風教雖有詔不問駿甚憚之
卞壺懷帝時拜尚書令切直不畏強禦王導

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壺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準繩並請免官事雖不行舉朝震肅

傅玄為司隸校尉天性峻急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

隋郎茂為尚書左丞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愷爵位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

文胄無愧色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墀庭
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
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僚示人軌物愷與仲文
竟坐罷

唐韋思謙高宗時為監察御史嘗曰御史出使
不能動搖山岳震懾州縣為不任職中書令
褚遂良市地不如直思謙劾之罷為同州刺
史及復相出思謙清水令或弔之荅曰吾狷
直觸機輙發暇恤身乎丈夫當敢言地須要

明目張膽以報天子。焉能碌碌保妻子耶

王義方。高宗時擢侍御史。會李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囚婦淳于氏將納為妾。事覺。逼正義縊死以滅口。無敢白其姦。義方上言天子置公卿大夫士。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不得獨是獨非也。今陛下撫萬邦而有之。蠻陬夷落。罪無逃罰。況輦轂下姦臣肆虐乎。殺人滅口。此生殺之柄不自主出。而下移佞臣。履霜堅冰。彌不可長。請下有司雜治。正義

死狀。即具法冠對仗叱義府下。跪讀所言。人皆憚之。

狄仁傑爲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武后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借乏賢。如本立者不尠。陛下惜有罪。虧成法。柰何。臣願先斥爲羣臣戒。本立抵罪。繇是朝廷肅然。

李勉。肅宗在靈武擢爲監察御史。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坐。笑語諠縱。勉

劾其不恭。帝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顏真卿為御史大夫。時廣平王俶總兵二十萬平長安。辭日當闕不敢乘。趨出陛柾乃乘。王府都虞候管崇嗣先王而騎。真卿劾之。肅宗還其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諄諄教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躄。卿姑容之。百官肅然
溫造穆宗時授侍御史。彈擊無所回畏。夏州節度使李祐拜大金吾。違詔進馬。造即劾之。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

膽落於温御史矣

歸融文宗開成初拜御史中丞時湖南觀察使盧周仁以南方屢火取羨錢億萬進京師融劾奏天下一家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周仁陳小利假異端公違詔書徇私希恩恐海內效之因緣漁利生人受弊罪始周仁請重責還所進帝乃詔置其錢於河陰院以虞水旱

宋唐介仁宗時殿中侍御史張堯佐驟除宣徽

節度景靈羣牧四使介與包拯吳奎等力爭之又請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廷論奪其二使無何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不可但已也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宰相文彥博守蜀日造間金奇錦緣內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又言諫官吳奎表裏觀望語甚切直帝怒却其奏不視且言將遠竄

介徐讀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
謫。帝急名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謂
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時彥博在前。
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
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脩起
居注蔡襄趨進救之。貶介春州別駕王舉正
以為太重。帝旋悟。明日取其䟽入。改置英州。
而罷彥博相。介由是直聲動天下
鞠詠。仁宗時為監察御史。錢惟演自亳州來

朝圖入相。詠奏惟演憸險。嘗與丁謂爲婚姻。緣此大用。後揣知謂姦狀已萌。懼牽連得禍。因此力攻謂。今若以爲相。必大失天下望。帝遣內侍持奏示之。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諫官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聞之。乃亟去

趙抃仁宗朝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遏

而絶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

司馬光知諫院。英宗立。遷都知任守忠等官。光爭論守忠大姦。陛下為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頼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構。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於是罪守忠為節度副使。安置蘄州。天下快之

張戩。神宗熙寧初為監察御史裏行。累章論

王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與為死黨。李定以邪謟竊臺諫。且安石擅國。輔以絳之詭隨。臺臣又用定輩。繼續而來。芽蘖漸盛。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書數十上。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趙抃從旁解之。戩曰。公亦不得為無罪。抃有愧色

劉摯神宗朝爲監察御史裏行。即奏論亳州獄起。小人意在傾富弼以市進。今弼已得罪願少寛之。又言程昉開漳河調發猝迫人不堪命。趙子幾擅升畿縣等使納役錢縣民日數千人遮訴宰相。京師喧然。何以示四方。張靚。王廷老。擅增兩浙役錢。督賦嚴急。人情嗟怨。此皆欲以羡餘希賞。願行顯責。明朝廷本無聚歛之意。帝面賜褒賞

王岩叟。爲監察御史。哲宗即位。蔡確爲裕陵

復土使。還朝以定策自居。岩叟奏陛下之立。以子繼父。百王不易之典。太皇太后先定於中。而確敢貪天自伐。章惇讒賊狠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蓋與確等。近黨前爭役法詞氣不遜。無事上之禮。帝是其言。二人相繼退黜。

蘇轍括宗元祐初為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欲革弊事。而舊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轍皆論去之。呂惠卿始諂事王安石。倡行虐政以害天下。

及勢均力敵則傾陷安石甚於仇讎世尤惡之至是自知不免乞宫觀以避貶竄轍具疏其姦轍之論事切直多類此

劉安世哲宗朝擢為右正言時蔡確雖貶尚與章惇等創造語言恐脅貴近安世復言蔡確章惇與黃履邢恕四人在元豐末號為死黨惇確執政倡之於內履為中丞與其寮屬和之於外恕立其間往来傳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聖上嗣位實太后聖慮深遠為宗廟

社稷無窮之計。彼四人者乃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伏望明詔執政。正四凶之罪。布告天下。蔡確近已貶竄。而章惇黃履邢恕欲乞並逐之遠方。終身不齒。由是三人亦皆得罪

李安民為監察御史。論蔡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内結權貴。外連朝士。在廷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何不早覺悟而逐去之。待其羽翼成就。則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

萌人多未測而安民之言前後皆驗
陳俊卿高宗時為殿中侍御史言人主以兼
聽為美必本至公人臣以不欺為忠必達大
體御下之道恩威並施抑驕將作士氣則綱
紀正而號令行矣遂劾韓仲通本以獄事附
秦檜寃陷無辜檜黨盡逐而仲通獨全劉寶
總戎京口恣肆掊剋且拒命不分戍於是二
人遂抵罪
馬伸高宗時擢殿中侍御史初奏孫覿謝克

家趣操不正在靖康間與王時雍王及之等七人結為死黨乃負國之賊宜加遠竄又言黄潛善汪伯彥入相以來處事未嘗愜當物情遂使女真日強盜賊日盛國本日虛威權日削宜速罷潛善伯彥政柄別選賢者共國大事疏入以伸言不實責濮州監酒稅天下惜之

杜莘老為侍御史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敢其

君者也及任言責極言無隱取衆所指目者悉擊去之內侍劉炎貿禁中市易大爲姦利莘老疏聞即斥監嘉州稅淮南運副王秬居官簠簋不飾莘老刻罷之幸豎王繼先怙寵干法富浮公室屋擬禁庭未有敢摇之者莘老疏數其十罪竄置繼先福州子孫勒停天下稱快

五倫書卷之三十二